

拨一拨,聊一聊,温岭热点尽在“掌”握

热线 86901890



慕心海: 我喜欢你的寂静

赵佩蓉/文

溪涧、石径、树影、层云、远海、老屋,这些或清逸流动的或刹那静止的物象,安静地挤进我的视野,散淡地组合,凝成深刻的特写,瞬间丰盈抵达。

这是在慕心海,玉环市龙溪镇山里村的一处度假山庄。偌大的山野,车声不闻,人声也稀。暮然间,一羽山鸟,振翅逐掠,倏忽隐入云天。我无端地想起“云海相望寄此身”的诗句,说的似乎就是眼前的情状。有一种天老地荒的安宁,将扰攘市声和浮躁心气悄然过滤。

山庄的门口,独有一丛花树。枝干分出的桠条攀爬在木栅上。青白花朵,细细碎碎地结附在枝蔓上。风来摇曳,愈显清瘦。风止花定,终归是寂寞。我的双目兀自沉浸,以凝视的姿势对着这蓬花树:沉寂的天色,降落在枝叶上。叶片已经从“丰腴”“茁壮”“蓬勃”这些饱满感强大的词语中挣脱出来,初现倦态。经历了无数次的擦身而过,背负了无数次的日出月落之后,再骄傲的花朵,也已经循服了自然之道,好似美人卸了妆容,垂下长睫毛。如果肯俯身,你可以读到诸如“敏感”“颓败”“沉潜”的意味。我可以用寥寥几笔勾勒浮

生活不易,人间值得

刘亚华/文

朋友这两年接连遭遇事业的打击。起先是因为用全部家当投资的公司生意冷清,束手无策的他只好关门大吉。后来不得已出门打工,新去的公司人际关系又太复杂,他受到同事的排挤,一气之下辞职了,干脆天天宅在家里,整天以喝酒追剧度日。他说自己人到中年依然一事无成,对不起家人,也无颜面对亲朋。对自己已经心灰意冷了。

见他这样,我们心里也很难过。有个朋友所在的公司刚好缺人手,便介绍他去。他起先有些犹豫,拉不下面子,又觉得公司太小实现不了自己的人生价值。后来经不住我们的劝说,还是去了。一段时间之后,他完全适合了新公司的工作,并在新公司如鱼得水,整个人恢复了往日的生气。

几个月前,同事失恋了,每天上班无精打采。也许是用情太深,失望太大,他曾不止一次萌生悲观厌世的念头。他本以为从前一段短暂的失败婚姻中跳出来,会遇上一段美好的爱情,便努力地付出,倾尽所有讨女友的欢心。哪知道,越相处越矛盾不断,最终女友提出了分手。这个结

理与欲,生与死,相生相克地酝酿。如同莽夫壮汉,披头散发,跣足狂奔,似痛哭,又似长歌。所有的捆绑和束缚都被斩断,这种桀骜,这种粗犷,以躁动和喧嚣不断地撞击。我的心,紧了又紧。我的耳朵专注地容纳猛浪的嘶吼,周身陷入深不可测的阒寂。两个小时后,耳畔的轰响随着云团的挪移,慢慢示弱,逐渐止息了。涛声越来越柔和,几不可闻。大海竟然被驯服得如羔羊。

浓云雨雾没有散尽。天际发白,熹微的光芒,浅浅地晕开。大块的云絮聚集透明的金色质感,让人疑心粉面将要出浴。千呼万唤之间,忽有团云涌簇,山中的雨,来得急。只见雨点晶亮如珠,连缀成线。山中的雨,去得也干脆。一抬头一转身之间,竟雨止天青。澍雨,花木皆嗜。风捎来草木泥土芳气,亦无声响。

《道德经》里说,致虚者,天之道也。守静者,地之道也。难得,在山中,在海边,能够心无旁骛地谛听自然万籁,只觉对天地万物的敬畏油然而生。白驹过隙处的人生,有无数的可能,去接纳去喜欢时空的一切——晚风、暗夜、朝雨。世象万千,每个人注定要在经历波峰与波谷的跌宕之后,才懂得虚静的要义,才能够活得更明亮。何况,我素喜这样的纵横开阔,人跟天地之间,有无拘无束的亲近。

特殊的乘客

佟雨航/文

三狗生性木讷,不善言谈,是个“三杠子也压不出一个屁”的主儿,所以在这方面就吃了大亏,他车前冷落,乘客稀少。一连几天,三狗硬是没揽到一个乘客,没挣到一分钱不说,还搭进去百余元的油钱和饭钱。为此,老婆秀芳大骂他窝囊废,不是男人。昨儿晚上,秀芳下了最后通牒:明天再不开张见钱,就让三狗脑袋开花见血。老婆秀芳泼辣彪悍在村子里可是出了名的,她说得出就干得出来。

一上午眨眼又过去了,三狗一如既往地没揽到一个乘客。他急得午饭都没心思吃了,嘴唇上也起了一个水泡。倒是有几个乘客打他车前经过,他张了几次嘴,可话就像苍蝇一样舍不得离开他那张臭嘴似的,硬是翻不出来。结果客人斜楞了他一眼,就扭头去了别的车主那里。

话说就临近傍晚了,看来三狗今天又要空手而归了。和他车挨着的“丰田”车主光头强挤兑他说:“三哥,看来今个又得光着回家喽……”三狗狠狠地瞪了光头强一眼,望着西落的夕阳长长地哀叹了一声。正说闹着,从街角转出一个老太太,颤颤巍巍向三狗他们这边走了过来。见有疑似乘客出现,光头强立马丢下三狗赶紧迎了上去,边贴心地用手搀扶着老太太,边热情地说:“大娘,您老去哪儿啊?我送您吧?”

老太太也不说话,径直来到三狗的面前,指着三狗的车说:“我坐他的车。”说着,老太太从口袋里摸出三十元钱,递到三狗手上。三狗捏着那钱,呆呆地木在那里,突然两眼热泪盈眶,带着哭腔喊了一声“娘——”。

光头强先是一愣,转而哈哈大笑:“嘿,三哥,可真有你的!大家还都说你嘴拙,我看你是舌灿莲花啊!大娘坐你一趟车你就开口管人家叫娘了,再急着挣钱也不能随便认娘啊!要像你这样,我不遍地是娘了……”

三狗大声说:“光头强,这真是俺娘!”

原来,三狗娘昨儿晚听到儿媳妇和儿子干仗了,所以,她今天特意走了十来里路,给儿子“消灾解难”来了。

次日清晨,三狗早早起了床,他来到娘的房间,对娘说:“娘,儿子今天一定不会让您再失望……”

绝处逢生第二十七章 唇枪舌剑 (上)

(上接10月23日2版)

江鑫荣/文

薛承左思右想,觉得这样下去就是坐以待毙。他跟叶亦双已经挣扎在生死边缘,他决定必须要跟对手过过招,去找叶潇谈判,不管结果如何,他要变被动为主动。

当薛承一脚踏进叶宏远生前的办公室,诸事立马浮现眼前。沧海桑田,当年的他可谓意气风发,时隔多年重回故地,却是低头求人,这令他何其哀伤。

叶潇见他来了,带着轻视的眼神,似笑非笑,“大名鼎鼎的薛总,今个儿怎么有空来我这里呢?”

薛承觉得今天过来的目的很明确,大家心知肚明,他也用不着拐弯抹角地说话,便正色道:“我今天过来的目的很简单,请你履行当初的约定,不要干涉祁阳分公司的切身事务。”

叶潇露出轻蔑的眼神,脸上挂着痞笑,“薛总,你说这话就不对了,看来你们对总公司的决定有些误解了吧。”

“误解?”薛承冷笑道:“我只看到了事实,你派人霸占了祁阳分公司,这眼见为实的事情,何来误解?”

“这个决定是经过全体高层人员一致通过的,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,就算你要质问,也无法把这笔账扣到我的头上吧!”叶潇恶狠狠地说,突然露出狰狞的面孔。

薛承努力压住火气,说道:“这个决议到底是如何确定的,你自己心知肚明。”

叶潇一声冷笑,狡辩道:“你说的话,让我越来越糊涂了。”

“既然你有意推脱,那我们就换个话题说吧!”薛承一针见血地问:“几年前,你当着族人的面与你的胞妹签订的协议,可曾记得?”

薛承的问题很突然,让叶潇的脸色随即变得非常难堪,额头两侧的青筋不停地跳动,他收住笑容,神情显得很严峻,“你想说什么?”

“你曾经保证过不会触及祁阳事务,这白纸黑字还摆在那里,你不会这么快就忘记了吧?”薛承严厉地说道。

叶潇被薛承揪住痛处,脸色越发难看,盯着他看了几秒钟,又诡辩:“我说过了这件事情是公司决定的,不是我个人意见。你就算有什么不满,也该找董事会,由董事会决定是否撤销这项计划。你今天来我这里兴师问罪,算什么意思!”

“你是董事长,凡是公司的重大事项都必须由你签字同意,我去找董事会不是多余吗?”薛承义正词严地说。

“既然你认为我是董事长,有权做出重大决策,那就就问你几件事情!”叶潇不甘示弱地说。

“请说!”

“祁阳分公司是否接连失利,并且败给同一家公司?”

“经商有得有失,这不是属于正常范畴吗?”薛承辩解道。

“祁阳分公司旗下的几个项目是否因为管理不善,而给公司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!”叶潇黑着脸问。

“你指的什么事?”

“项目经理失踪,工头卷款跑路,员工打架斗殴!”叶潇大声指责道。

薛承怔了怔,立马解释说:“的确发生过这些事,但都被我们及时解决了。”

“有些事情发生了,事情本身可能解决了,但造成的影响和损失,那又该如何计算和挽回呢?”叶潇愤怒地说:“竞标失利这件事对宏远集团造成的负面影响,岂是你们三言两语能消除的,想必你也听说过那些不堪入耳的话吧!”

“社会上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实的谣言,但这只限于言语,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营产生影响。”薛承辩驳道。

“薛承,你说的这些话,当我是傻子还是当我是孩子!”叶潇冷笑道:“假如没有影响,宏远这些高层怎么会集体要求总公司监管祁阳分公司?假如没有影响,那些宗族长辈为什么会坐立不安,同意董事会的决定?我看你是在小公司待久了,忘记了大公司的制度了!”

叶潇的话,让薛承一时僵在那里。他没想到叶潇的言语如此犀利,不仅思维敏捷,而且逻辑能力特别强,他真要对他刮目相看。

“事情发生了,有些情况是我们无法掌控的,我们会努力去补救,但祁阳分公司不需要你派人来协助。”薛承压住声音,表情严厉。

“你搞错了吧!”叶潇一脸得意地说:“我不是派人来解决,是公司决定派人来协助祁阳分公司发展业务。”

“你不需要混淆视听,我只需要你遵守自己的承诺!”薛承厉声道。

“事已至此,不是我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,我的上面还有整个叶氏族人,我说了不作数。”叶潇推诿道。

“叶潇,你不要得寸进尺!忘本负义的事情我看你还是少做为好!”薛承告诫道。

“你少唬我,我叶潇也不是被吓唬大的!”他讥笑一声。

“到底要我们怎么做,才可以让你们的人撤回来?”薛承压住火气问。

“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,总公司是派人去协助你们,不是去监管你们,只要时机成熟,公司自会召回他们!”叶潇说道,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

“不管是协助还是监管,我们自己会妥善处理,无须你们插手!”薛承声色俱厉。

叶潇忽然换了一副神态,笑着说:“薛总,你们大可以放心,我们不会做那种鸠占鹊巢的事。等事情过去了,我们又会恢复到以前那般和睦,互不干涉!”

薛承看到叶潇那副丑陋的嘴脸,觉得浑身不自在。他起身就走,最后留了一句话:“我希望你说话算话,适可而止!”

“不送!”叶潇嗤之以鼻。

(未完待续)